
黃炳錕先生訪談紀錄¹

主訪：朱宏源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，以下簡稱「朱」，並將訪問中插話文字採標楷體字形呈現，以資分別）

陪訪：喻麗華（臺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退休，簡稱「喻」，插話字形採標楷體）、林阿綢（黃炳錕先生之夫人，以下簡稱「林夫人」，形式同上）、黃菊香（黃炳錕先生之長女，簡稱「菊」，插話字形同上）、黃瑞香（黃炳錕先生之次女，簡稱「瑞」，插話字形同上）

記錄：朱宏源、林廣挺（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，黃炳錕先生之長外孫，以下簡稱「廣」，形式同上）

編輯增補：朱宏源

時間：2017年4月30日 10：08-12：00

2018年4月13日 10：20-12：00

2018年4月13日 13：40-15：00

2018年4月27日 09：00-11：00

2018年5月11日 09：00-11：00

2018年9月22日 09：00-12：00

2018年10月6日 09：00-11：00

地點：臺南市佳里區進學路黃宅

1 第一次訪談紀錄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林同學習作。本文為朱宏源研究員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次訪談的成果。

一、出生背景

我今年 97 歲，二二八事件時是警察學校第五期的「初幹班」² 學生。民國 11 年出生在福建的惠安。我父親從事農耕，有幾塊地可以耕作已經算不錯了。那時的臺灣，被日本人統治，做得要死，種的稻米都交農會，臺灣人吃不到。我們家在福建海邊，有地：水田、旱田都有。但我們所在的地方比較貧瘠，所以人很能吃苦。

我民國 49 年與林阿綢結婚時，已經卅多歲，大她 15 歲。

民國 76 年大陸剛開放時第一次回去福建，停留一個月左右。81 年也回去過一個月。那個時候家鄉還非常的落後，不過要靠本事去努力。這個時候的福建，橋沒有一個是寬的，還以腳踏車載一大堆東西過去。我弟弟家裡，柴草屯積，整個房間都是，以便餵牛備冬天之用。我弟弟小我十幾歲，和我同父異母。我爸總共前後娶兩個，大媽很早就過世了。我有一個姊姊，我媽生一對，我和我姊。我媽過世後，我爸又再娶，才又生一個小弟。以前的人生活不好、各方面都不好。

二、求學經過

(一) 從私塾到初中畢業

民國 21 年到 23 年，我進惠安的犁鋒小學。31 到 33 年加入自衛團，這中間我還在讀書。那個時候因為戰爭的關係，所以入

2 當時警察學校的初級幹部訓練班（簡稱「初幹班」）。

學的時間都較晚，也就是 10 歲左右進入小學，當時可以讀書算不容易了。

我是惠安東園鎮人，因為我們那邊比較鄉村，所以是讀私塾。讀三字經、四書五經，後來才讀國小，讀到四年級，再去城裡惠安立方小學讀書，讀五六年級。我讀到六年級，然後才讀惠安初級中學。我的最高學歷是初中畢業；大約在民國 28 到 29 年之間，那個時候就算很不錯了。

（二）寫毛筆字

我讀書還可以啦，那時我們在國小三年級時，過年就幫人寫春聯。我入國小就開始練毛筆字，我個人的毛筆字是還不錯。毛筆字有練過沒練過有差，因為有那個骨架在。像賴清德寫他名字那三個字就是沒練過，所以很難看。我們那個時候對文字方面非常重視，當一個學生被看得起，如果讀到三年級還沒辦法幫別人寫春聯，就會被笑。我們那時多可憐，像這樣的一張白紙，先用鉛筆算數學，然後用來寫書法的小楷，接著寫中楷、大楷。因為沒錢啊，一張紙寫四次，整張紙寫的黑漆漆的。那個時候根本沒字帖，所以看到有一些墓碑的字很漂亮，就拿白紙，先去拓印，才拿來學。

三、在福建打游擊與對汪精衛有不同看法

（一）打游擊

福建惠安在沿海，由於日軍侵入福建，日本的海軍就從我們

的海邊經過。但是沒被占領。被占領的是廈門、大北嶺、小北嶺、福州。我大約廿多歲在福州北庫親眼看到日本兵抓女人強姦。而延平、下道是山區，因為日本飛機會來轟炸，所以國軍都躲在裡面訓練。

後來（民國 33 年）發動十萬青年十萬軍，³ 我是民國 34 年 2 月 12 進去的，雖然還在讀書，但救國要緊，所以都會去參加訓練，大部分都是游擊戰術。都穿草鞋，走起來都沒聲、又可以止滑。大家都會打草鞋。而當時經過射擊訓練，所以我們的槍法也很好。我當時參加的是自衛團。我在家中排行是老大，因為抽壯丁，所以我自己去而已，我的弟弟還小。

我們有實彈訓練。打真槍啊！那個時候就做兩項訓練，首先，人要跑得快，跑得比敵人快。其次，槍要打得準，每發必中。幾個人在一起，預先躲在巷弄之中，等日本兵過來，即予襲擊。

（二）論汪精衛

我當時喜歡看書，因此對汪精衛有不同的看法。他是好人的

3 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。1944 年（民國 33 年）日軍不斷進逼英屬緬甸，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中正根據 1941 年（民國 30 年）同英國簽署之〈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〉，下令派兵協助東南亞戰區副司令史迪威與保護滇緬公路，而於大後方進行召兵，因軍隊須受美軍教官訓練與操作美式裝備，故號召知識青年踴躍從軍，藉以發揮訓練成果、提高軍隊整體戰力。第一期目標，在三個月內徵齊知識青年十萬人，凡十八歲以上，三十五歲以下，體格健壯，曾受中等教育者，均可報名參加。參見維基百科、You Tube、中華百科全書·典藏版。2018 年 05 月 19 日擷取編寫。

「漢奸」，因為他在淪陷區成立政府，保護中國人免受日本人欺侮。從書中，我看出他的品德好，膽量好。無怪乎國父去世之時的遺囑，會要他做紀錄。

四、來臺初期開餐廳

民國 35 年正月來臺灣。那個時候對外界很好奇。

我從福建惠安，先到基隆，然後到布袋。民國 37 年我曾經從梧棲出港返回福建。第二次要來臺的話，再直接從布袋進港。菊（大女兒）：光復沒多久就來了，那個時候布袋和基隆就有船在來往，大船小船都有。

船大、中、小都有，有很多是載貨的，那時布袋因為有十七間酒家，被叫做「小上海」。



初來臺北所攝⁴

菊：那時鹿港、安平也是很繁榮。

那個時候船過來很方便，船員都有互相認識，大家就說來臺灣玩啊，然後就來了。我從基隆到臺北，先在西門町一帶開餐廳，大約四、五個月。然後就直接到臺北警察學校受訓，訓練後才志願派到臺南縣工作。民國 36 年 6 月 12 日來到臺南縣。

4 本份訪錄的照片部分均由黃先生與夫人提供。

五、進入警察學校受訓經過

警校當時有一萬兩千人。⁵ 而且有各種的訓練班。

我們初幹班第五期共有約 350 人。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很多來接受臨時補訓的人都跑了，而鐵路局七十多個人被打的亂七八糟，警校叫三個班 30 幾人去救援。第四期的同學也還在學校，與第五期都有見到。第四期的訓練剛結束，但是還留在學校。第五期的，才訓練一個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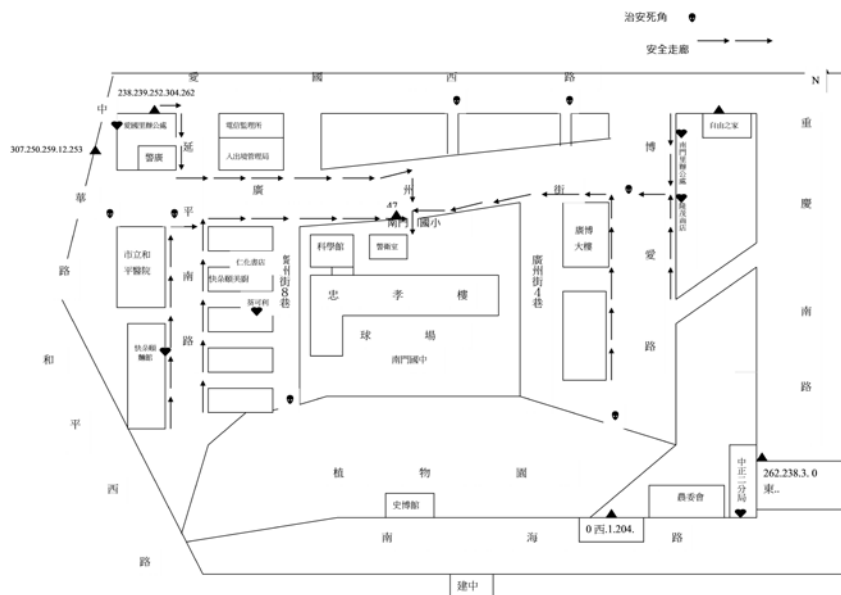
朱：總共有幾個班？

我不太清楚，但是知道有 350 個，兩個大隊（相當於陸軍部隊的「營」），一個大隊有三個中隊（相當於「連」），一個中隊有九個小班（相當於「班」）。那個時候我當班長。他們之所以選我當班長，因為我以前受過軍事訓練。在我的家鄉那時，我參加自衛團。

學校開學時，發現新生踢正步都不會，我會，所以區隊長建議隊長由我當班長，來教他們，一個禮拜步伐就整齊了。我們當時警校的訓練也很辛苦，比現在的軍隊還辛苦。睡到一點，聽到緊急集合號，馬上起床。全副武裝後，長官才告訴你任務是什麼、幾分鐘內要到達某地，所以是很辛苦的。（參地圖一）

我進警校受訓，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二十多天的時候。那個時候在警校先受訓四個月，初幹班有行政課、刑法、刑事訴訟法、一般行政法、社會心理學、個人心理學等課程，而三民主義則是免不了的。建國綱領、建國大綱、三民主義這三個是一定要

5 主訪者：應該是一千兩百人。



地圖一：當年警校（南門國中、小）與周遭位置圖（資料來源：網站，民國 107 年 4 月 10 日，黃種祥博士擷取）

讀的，不但要讀，而且還要會背。沒有英文，只有國文課，那個時候還不需要英文。

朱：我帶來第六期的《畢業同學錄》，這些幹部你認識嗎？

警務處長兼校長王民寧，我當然認識。部隊幹部當中的吳俊民我有印象。上課時間上午八到十二點，但十一點五十分就下課。下午一點半到五點半。六點半吃飯。八點開始自習。

當時我們也是很認真，如果分數夠高，就可以派為派出所的主管，考試幾分以上有升級和加薪。如委任官是十五級，他會幫你加兩三級這樣。我這一期有 350 個。第四期的也一樣在那裏受

訓。發生二二八時第四期的已經畢業了，但沒離校。所以與我們五期在一起。之後還有，第六、七期。

廣：之前您說有一萬兩千人在裡面，那這些人都是第幾期的？因為第五期只有 350 人，那其他人是…？

這沒問題，學校內有四種訓練班：第一，有我們初幹班，就是經過招考錄取的青年，目的在培養正規的初級警察。第二，有學員班，現職人員中的警官，因學歷不夠來補訓的叫學員班。第三有補習班。是現期人員，沒有警察學歷的、或是學歷不夠的，被叫去補。因為警察不夠，所以要現職一般人員來補訓，有一個月、二個月、三個月的，不一定。因此，在警校剛剛開辦時的第一、二、三期，是被叫去補訓的，因為學歷不夠。另外還有第四，刑警訓練班。所以當時去補學歷的很多。補的時候薪水照發，所以大家都要去。警官、警員資格不夠就進去補訓。

所以總共有五種班級：學生班，就是一般要當警察的人，學員班就是行政人員，警員班，警官班，還有補習班，人數最多，有保安、行政、司法等的行政人員。我是警察初級幹部訓練班，這種學生班是最重要的班嘛，都訓練四個月。我們那期如今健在的，也沒剩幾個了。

六、見證二二八

二二八事件以前，整個臺灣警員不夠，治安又不好。二二八事件之後，很多地方都還有發生事情。還好，二二七發生事情，從二二八下午開始下雨到3月9號。那時都沒有雨衣穿，是用毯子。

3月1日我第一次救人是到北門。11點多的時候到鐵路管理局。那時候還沒有下雨。

朱：那天有沒有憲兵來掃射？有人說有來掃射？

我沒有看到。但憲兵哪有來掃射？記得憲兵都被人繳械了，憲兵不敢出來了。

哨所需要防守。照輪班來，一班差不多都是2、30人。隔開校園與植物園的整片牆，都要站崗，差不多10幾個哨位，因為後面的植物園非常寬闊。我們每一班守7、8個小時，整晚都不用睡了。（參地圖二、今天的南門國中小與周遭位置圖）那個時候大家都很累，又一直下雨，我們要連續八小時待在哨所警衛，防止壞人翻牆攻進來。就植物園後面，這邊容易進來。在這邊站崗的時候一邊用毯子綁著，以免被雨淋濕。有的時候甚至要守快10個小時。那是輪流的。大部分時間都下雨，下到3月9號。還或是經常在下雨，所以情勢才沒有惡化，不然會更嚴重。

站崗每個人都要輪到，那是非常時期，不可能照平常的狀況來。這幾天裡面我大概每天都有去守。我在守的時候有聽到槍聲。槍聲起起落落，沒多遠。然後我有時心情不好也對空鳴槍打一兩槍。

朱：那你這樣沒有違反規定嗎？長官不是說不能打？



地圖二：今天的南門國小與周遭警總、植物園等位置圖（資料來源：網站，民國 107 年 4 月 10 日，黃種祥博士擷取）

打空槍沒關係，而且我就謊稱說我看到黑影。
菊：每天顧七、八個小時，他已經身心俱疲了。
朱：就是在站崗的時候不爽自己也打，然後說看到黑影。那你們槍裡面有實彈？

實彈啊，年輕時脾氣比較差，下雨下整晚，槍聲整晚都在響，所以心情差就放個兩槍。

（一）長官公署前廣場上的木屐

廣：那你只有聽到槍聲？是否有看到交戰場面？

長官公署那邊，我沒有看到。因為我們先被載去救人，之後又整車被載出來巡視。到公署前面那個，時候大家都已經不知道跑到哪去了。那些人都是烏合之眾，一點什麼的就不知道跑哪去了。那個時候都穿木屐，結果後來在長官公署前面撿了一卡車的木屐。

菊：因為穿著木屐不好逃跑。

朱：那你在哪撿了一卡車的木屐？

長官公署前面都是。應該是 29 或 30 號⁶。因為 228 之後，那邊就有配置槍枝，有人要去攻擊長官公署，那裡有一個警衛營，被打之後警衛班的班長就開槍了，否則無法收拾。

朱：是說你們有到那邊嗎？你們是有坐卡車前往支援嗎？是怎麼過去的？你們去撿木屐時…。

並不是我們去撿的，是市政府派清道夫（公家單位）來清理的，不然長官公署那條路就很寬啊，整條路都是木屐要怎麼走路。我有親眼看到，然後來收了一卡車的木屐。

（二）警總夜傳槍聲

臺北有警備（總）司令部，這「警總」也有自衛團，有一整個營的編制。他們不是憲兵。

自衛團裡大部分都外省人，當時在那防衛警備司令部。當時有很多壞人要進攻警備司令部。我聽到槍聲。槍聲沒多遠，滿近的，槍聲很響。差不多黃昏時，就是天色暗下來就開始打了。一邊在打，另一邊自衛團偶爾回擊，警告他們不要靠近否則會受

6 應係三月一日或二日。

傷。那時陳儀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，陳儀下令不准開槍。這是上面傳下來的，學校教官跟我們講的。當時防守警總的自衛團，被命令不能射擊，因為是自己的同胞。但是，你不反擊，對方更大膽。警總只打空槍，不對人射擊，因此，這些人不跑，打了整個晚上，目的是為了搶槍。槍械庫在哪，他們都知道，因此來搶。

廣：然後這整個區域都是警總，這裡是捷運小南門站。

朱：所以大門在哪？應該是廣州街這邊？你們的宿舍在哪？（參見地圖二與三）

對，廣州街（參地圖三、日治時期南門小學校周圍，也就是台灣軍司令部—南門小學校（警校）—植物園關係位置圖）。當年警校校內宿舍、教室、辦公室、廚房都是平房。在大門裡面，辦公室在進門後的右邊，⁷再來是操場很大，再後面是游泳池兩座，分別在一邊。⁸接著中間幾排都是教室。⁹教室右邊旁邊是廚房。

還有防空洞。¹⁰我發現防空洞裏面的上面有電燈。因此，我時常跑去那邊偷看書。

宿舍在廚房的西邊，是上下舖。也就是因為學校就很接近警總。警總在學校的東北方，要穿過一片小樹林以及一條大路（今愛國西路）。這樣，一有槍聲就聽得到。我們住宿的地方更接近

7 疑係今天南門國小科學館的位置。

8 疑係今天南門國中與國小游泳池的位置。

9 疑係今天南門國小教室大樓的位置。

10 早已拆除。演變至今天，判斷疑係今天南門國中教室大樓的位置。以上各點，仍待陪同耆老們至現場會勘。



地圖三：日治時期南門小學校周圍地圖（1940年）（資料來源：中研院 GIS 地理資訊中心）¹²

警總，與警總的後面連在一起。¹¹（地圖三的書院町中的軍司令部所在位置）

所以槍響不止，就一直打。是晚上，尤其3月3、4、5日，整晚都有槍聲。槍聲一共有四、五個晚上。他們主要是想要搶奪武器。

差不多晚上8、9點聽到。時間很久，從黃昏就開始打，打到一、兩點還在打。就像在打仗一樣，只是我們第二天之後，都

11 懷疑是黃炳錕同學當年住的宿舍，應該在校門口的對面。

12 感謝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張智傑經理的熱心提供地圖，極有助於對警總—警校—植物園關係位置的了解。擷取日期：2018年10月8日。

聽習慣了，所以無所謂了。大概最前面兩次最長。打到最後發現打不下來就放棄了。

菊：他是說前面頭一兩次時間很久，就是頭一兩天打到深夜一兩點。後來發現偷襲不成，就比較沒有再來攻擊了吧！

後面一兩次時間較短。所以說就是一些烏合之眾，實在不經打，如果真的開槍打他們，死的也滿冤枉了的。

在行政長官公署那邊，也是要去搶他們的武器。行政長官公署，陳儀住的地方，有一個警備班在那，要應付搶他們的機槍。

朱：那這樣的確很嚴重。那你們學校的教官、老師沒有來跟你們講一些事？

大家都怕，誰出來講？

廣：但你們教官有沒有想過，如果警總被攻下，警校可能就是下一個目標？

知道啊。

(三)「接收」警校

朱：警察學校本身有被打過嗎？

有三個號稱是「北部地區司令部」的人員來說要接收警校。

朱：但你只是學生，你怎麼會知道？

我們當時就在大門那邊看到，正準備要把那些人帶走解決「丟掉」，當時年輕，比較天不怕地不怕。

朱：當時你正在站崗嗎？不然怎麼會知道他們從大門進來而且是要來「接收」警校的？

當時幾乎整天就是在學校外面巡邏，所以看到那三個人，有人叫喊一下大家就圍過來了。那三個人穿普通的衣服，看起來大

約三十幾歲，算年輕，我們校長剛剛出來，沒把他們抓起來，也算好命……。

朱：那他們來有要找誰嗎？例如說我要接收、校長出來之類的話？

他們要找校長，我們知道後就用槍指著他們，先把他們繳械，然後準備帶去「丟掉」。但後來我們校長就出現了，說這些都是無知的人，放他們走吧。所以後來就放他們走了，但這三個人已經嚇到無法走路了。

(四) 奉命載米囤積

大約是在3月2日，¹³兩輛卡車開去載米，米非常重，當時扛得很辛苦。不然沒米可以吃的話多慘，因此警校就趕快去囤積米了。救人歸救人，載米歸載米，就發生在同一個時間。因為都要沒米可以吃了，先載兩車回來再說。然後用幾十包在警校門口堆起來當作碉堡（沙包）。因為無法取得沙土，所以就用米代替。

朱：喔，那看樣子米很多。

我們有七、八個學生被派去載米，到米絞（「絞」在台語中指「碾米」，米絞就是碾米廠），萬華那一帶。因為我們當時一中隊有九班。分三小隊。每小隊的第一個班，也就是一、四、七3個班是這中隊的模範班。模範班排在每個小隊最前面。

廣州街到萬華沒多遠。我們的米是學校自己買的，去米絞買的。

朱：所以你們的行動反駁了很多外面的講法。當時臺灣有米啦，

13 黃先生的印象是28日，其實有可能再過幾天。

他們還載一堆來。那爲何米莊要賣米給你們，他們米很多嗎？

因爲我們警校那麼多學生，開兩台車過去，就拿米條給他。

朱：那個時候配給米，所以有米。

那他就讓我們載了。還有我們有兩個游泳池在操場後面，先洗乾淨後都把兩個游泳池裝滿水，怕被外界斷水。

(五) 警校的最壞打算

事件發生大約一週之後，我們做了一個最壞的打算，先在基隆準備兩艘船，萬不得已，整個大隊撤到基隆去。大家起鬨，有大隊長、中隊長說話，約略提到，如果萬一警校抵擋不住了，要突圍了，就到基隆坐船。

朱：這是誰告訴你的？

我們內部有討論過。就大隊長告訴我們啊，問說是要在這邊等死嗎？還是有其他求生之路？與其在這等死，不如將整個大隊武裝起來往基隆突圍，沒人敢擋我們。

朱：是，你們當時在討論這件事時，大約是幾點？在學校的那個地方討論？

大約是在下午的時候。在學校運動場的附近，因爲運動場很大。是全校大部分人都在，大約兩三百人有吧。如果要走也是一起走，誰要待在那孤單？

朱：是，那這兩三百人是老師、教官比較多，還是學生比較多？

學生比較多啊，學生會向老師反映，我們到底要在這等死？還是要另尋生路？我本人當時有在裡面，當時我聽人家講。

朱：當時講話的人，你現在還記得誰嗎？

沒有。

朱：當時你們在講的時候，校長有在場嗎？

沒有，那時校長好像也不敢隨便出現…。

朱：當時校長是否有每天都來學校？

大概有，偶爾出現一下。

朱：所以就是偶爾都有看到校長就是了。

（六）學校內的武器

我們的武器：警校裡的槍枝，都是隨身攜帶的，有子彈。我們有的是長槍：馬槍。馬槍比一般步槍短，但較精緻美觀。校長應該有短槍，但如果是學員，都是長槍。不是木槍、假槍，都是真的。

我們就一人一支槍，子彈差不多 20 發，就一排 5 發，有 3 排。你（指著林廣挺）：當過兵就知道。

廣：那個時候的槍都是 5 發子彈，然後打完一發退出來再打。

七、在事件中三度救人

在二二八事件的那幾天，由於局勢混亂，我們必須要站衛兵，有時一站要站到十小時，站崗，須持槍，以手持的姿勢。如果夜間站崗，白天就須補睡。

我們早上上課，晚上還要站崗。因此，有一次我不爽，就開了一槍。結果被長官糾正。

我去救人好幾次。

(一) 第一次救人

第一次應該是3月初一。被派去臺北市北門的鐵路管理局，有70幾個人，被打到受傷得很嚴重。我們中隊（相當於一個連的部隊編制）的同學被載去救人。我們當時好像是3個班的樣子。一班12人。所以3個班，大約出動（部隊的一個排）3、40人，但我們有槍、他們沒有。

學校就開卡車出去，然後把受傷的他們搬到車裡。這是學校裡的卡車。

兩台的樣子，就跟普通的卡車一樣大小，一台大約載20人。但是當時能載的更少，因為同學也在上面。由於那個時候在趕，因此把人擠在一起也沒關係，就是要趕快載走。

我看到那些被打傷的人，是什麼傷都有，手、腳、身體、頭，都有。當時的醫療環境又不好，所以我們在教室內，用鐵桶裝的紅藥水，先把教室清理一下，然後用紅藥水幫他們處理。

那時我進去警校還不到一個月，因為畢竟警校裡有武器，不可以不出動來救人。

第一次出去救人是3月1號。我和30幾個同學進去。如果看到傷者，就把他們扶到車上。那時大概11點多。我們到那時，打人的都跑光了。那些打人的人大概都是成年人。是不是日本兵的話，我們抵達現場時人已跑了，看不到。而且當年暴徒沒穿日本兵制服，你認不出來。

被打的這些人大部分是外省籍，但也有本省的。所以打人的進去管理局之後，見人都亂打。

(二) 第二度救人

我們學校的大隊長、¹⁴ 中隊長（編按：相當於部隊連長）那個時候大部分都是外省籍。大隊長的家在廣州街附近。他家裡的東西能拿就拿，太重的東西被搬去燒，然後家裡人被打。誰拿走，我們抵達時都已跑走了。但廚房的伙夫去買菜時，有被打。大隊長很生氣，叫了我們這一班 11 個人出去救援，但是我另有勤務，沒參加。

喻：是甚麼時候？

大約在 3 月 2 日或 3 日。由於校長有交代，警察不能開槍傷人，因此，我們衝出去，一起用跑的，並對空鳴槍，那些打人的人一聽槍聲馬上一哄而散，然後我們就將大隊長的家人救走。

他們家的人有受傷。應該是沒流血，是用拳頭打，但這樣就很慘了。由於警校很大間，有許多教室，很容易找個空間，安頓在那。

(三) 第三度救人

廣州街那邊附近就是植物園……（大家看著地圖一）。

廣：廣州街在這邊。現在是在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20 號，是原本警校的位置。這整區都是。

很大，後面那邊是植物園。學校後面就植物園，它是接在一起的。然後植物園這邊有幾間住戶。

第三次是因為在植物園附近的宿舍，有人被打，有一個 8、

14 編按：相當於營長。

9 歲的男孩在圍牆外面喊救命，¹⁵ 我們剛好就在附近警衛，看到了就趕快叫旁邊的人去救，然後我掩護。就跳進去趕快把他帶出來。由於是一個小孩。一個人去救就夠了，剩下的人掩護。

那爲何會在那邊喊救命呢？因爲他家的人被人打，所以他就跑出來。小孩比較眼明手快。小孩是外省籍的，大部分是外省籍的，沒有在打本省的。

朱：你已經出去救人三次了，有第四次嗎？第三次是救一個小孩，有第四次的印象嗎？

沒這個印象了，都幾十年了，那三次的救援已經是印象比較深的。

(四) 國軍到臺北市

當時整 21 師從基隆港登陸時的情形，我沒看到。當 21 師挺進到臺北市是 3 月 10 日。那天我有看到。我們就從學校出去，然後就看到了。是在警總這邊。¹⁶

那個時候我出去看的時候軍隊正好經過。不是一個連，就是個排吧。一個排就 30 人。他們還是用走路的，那時很窮哪有車。

那個時候當軍隊進入到市區後，大家就變得很乖了。以前是都說這些棉襖兵都不太會開槍，後來發現這些棉襖兵打死人似乎都不太要瞄準的，一槍就可以打死一個人。

15 指男孩在植物園裡面。

16 指今天的愛國西路這邊。

八、服務初期見聞

(一) 繼續接受進階訓練

我們 350 人又接受進階訓練，自 36 年 6 月至 37 年 2 月。競爭非常激烈，因為前面 15 名可以被特別拔擢。其中前三名：派為巡佐，後面十二個則加兩級，從委任十五級開始，而為委任十三級。升一級多 5 元，也就是可以買兩包雙喜牌的香菸，當年排名第二。第一是長壽牌，是當時最好的香菸，連日本人都喜歡抽。光復後請日本人抽，非常高興，還會先拍拍衣服擦擦手，然後才接過去抽。我得到第十一名。

(二) 外省人與日人遺產

1. 當時的外省人

民國 34 年（一年半以前）光復之後派來接收的部隊，家眷也來。此時有的家是全來，有的是先生仍陷在大陸沒來，只有太太先來，拿著菜籃去買菜，綽號叫「菜籃子」，有些更因沒有收入，被迫私下接客賺錢，多可憐啊。如果在這被打死，也不知道死在哪，這類被打死的相當多。

當時外省人如果死掉，可能找不到身分。所以當時如果外省人被打根本找不到屍首。所以很可憐，有的是從浙江來的、有的是從福建來的，有的是從北方來的，那時通信落伍，突然要調到哪就必須去。所以是很可憐的，只能隨便找個地方住，也沒人可以保護他們。

而當時臺灣有兩個軍。陳儀宣稱臺灣不需要軍隊，他很有把

握。結果這兩個軍一被調到蘇北，很快就被擊垮，因為著的是夏天的裝備，進入寒冷地區，受不了。

2. 外省人與日人遺產

當時住在臺北的外省人，賺錢的很多，二二八時沒命的人也不少。日本人要被遣返回去，日本人在臺北買的房子都變空屋了，如果簽了讓渡書，去市政府登記一下就變你的了。那現在你看臺北的土地有多貴，一個當年的所謂「狗屎地」，現在就要賣兩億多。

我們故鄉有一個做資源回收的，到現在他應該賺了 300 億有了吧。他就勤做資源回收，收集一堆，起先租土地來做資源回收，後來就用買的。租在附近的地弄髒了人家就賣他，然後就不斷買，最後在臺北市有兩甲多的土地。

他就我同鄉的人啊，我回去的時候他們就說他在臺灣有 300 多億的財產，是新臺幣，他土地就買兩甲多。是比較靠近公館那，當時空地很多，都是農地。當時那邊應該是臺灣人的地，就賣給他了。

菊：一開始是租來做資源回收的，後來弄得髒兮兮，人家就說不要了，然後他就把它買下來。

因為朋友和我一起回大陸，在聊的時候就說如果某某人回來的話就做一條公路，就他在哪買多少地、都不用讀書之類的，如果有那樣的機會的話就會賺錢。不然本來是一樣的，在臺北如果敢的話，到市政府登記的話就是你的了，現在你看一間房子多少錢，日本時期的宿舍空地很多，那一坪三、四百萬，你看不得了。

(三) 空軍太太

當時最可憐的就是空軍的太太們。空軍的太太都還很年輕，就先過來臺灣，丈夫還沒過來，當時陸海空的交通被凍結，先生沒辦法來，政府也沒有登記他們的太太在哪，應該發薪水給他們生活。後來沒辦法了，只好先去萬華紅燈區，叫「菜籃子太太」，就是先去那賺幾個錢然後才去買菜，不然沒錢。

這些空軍的太太就是去當妓女就是了。所以說多可憐啊，從大陸來到臺灣後真的是有夠可憐。她們一部分住廣州街，有的則住艋舺附近，因為艋舺附近以前沒什麼人。

九、任職布袋、朴子、竹崎

我先被派到布袋。這是個是非之地，因為來往船隻非常多，因此違法亂紀極多。我如果認真辦事，問題會很多，因此只做幾個月，就調去朴子分局。

我在朴子分局擔任「助勤」。為外務工作，只幾個月就又被調走，不到半年時間。

我在嘉義民雄分局從事「活動勤務」。由 18 個人機動調整。

嘉義的山胞高一生，曾經於二二八事件中在此聚集許多人，抓不到。竹崎當地當時並無派出所，所以我也做一些刑事工作。高一生在卅七、八年即被捕。二二八事變時期當中，有些人要當大哥，所以有些人是冤枉死的。所謂「寧為太平狗，不作亂世民」。最壞的，就是人。

十、調新營總局與結婚

民國 38 到 52 年我後來調到新營。民國 47 年也在這裡，因媒人介紹認識我的太太。

民國 38 到 52 年我在新營總局作文書，是內勤。有接獲指派才跑外面。

認識我太太時我 36 歲。49 年的 12 月 25 日剛好是行憲紀念日，也是聖誕節那天結婚。因為那一年業務很重，工作多。岳父催得很急，所以一有空就結婚，當時剛好是 12 月 25 日，星期日，所以一忙完，就結婚了。

附：林阿綢女士自述

林夫人：我是臺南人。我的祖父母為福建詠春人，他們搬到臺灣來，住在民權路，專門生產樟蓆（雨衣），我父母也是。

朱：民權路當年是最有錢的人住的一條路。

林夫人：是的。我民國 26 年生，當時是昭和 12 年。就讀永福國小。但是，我們在祖父去世之後，搬到巷子裡，也是租房子。後來因為又搬到開山路，三個弟弟因此就讀成功國小。

當年有永福與成功公學校，而且還沒有忠義國小。我從日本總督府的公學校讀到光復以後的國民小學。畢業的時候，臺灣已經光復好幾年了，經過應徵，甄試，通過



調至新營所攝



結婚照

之後，就進入以前逢甲路，今天西門路的臺南紡織工作。地點就在今天的新光三越那一帶。當時十四、五歲。是三班制的工作，輪流在白天班、小夜班與大夜班工作。原來是屬於經濟部的紡織公司，改為民營之後，被遣散。

是我的姑姑，也就是我父親的妹妹介紹我與我先生認識的，當時他在新營總局上班。

我民國 47 年認識我太太，當時我已經 36 歲 3 年後才結婚。

十一、到佳里

我結婚之後兩年來到佳里任職。有日本人來投資成衣廠，產品全部外銷。有送我一件，當年是大大恩惠。日本人來給我們請吃

飯，從第一盤菜誇到最後一盤；日人自己吃得簡單，所以國強。我們臺灣人吃光了財產。我去臺南市出差，碰到過美軍。在西門路的羊城餐廳，我點了四道菜，還在吃，美國人則點快餐，吃了就走。他們很樸素，但他們援助我們。

（一）動物也有人性

當時麻豆安業附近的曾文溪畔有許多空地，離我佳里的家不太遠，大約十多公里。流行私宰牛。我也參加抓偷牛者。意外發現分局長看到我就跑，原來他有被偷牛者背後做靠山的議員所牽扯，因此只好「跑路」。

牛隻很聰明，牠們要被宰之前，自己知道，因此看到主人會哀嚎。鄉人有個原則：送去「老牛之家」的牛不吃，因為牛有靈性。

我新化也見到過一隻狗：老（主）人死了。下葬之後，那隻狗守著墳墓，到餓死。

（二）為生活操勞與購置房地產

民國 52 年之前，我被派到七股、將軍、北門三個沿海管區幫忙，看到他們廚房的情況，煮蕃薯籤，那個蕃薯壞掉了，又發霉，但還是這樣吃。新市的情況比較好，七股、北門、將軍這三個沿海地區比較差。

我在新市村有買一間房子，買在昆明街。

新營紙廠附近的土地，當時一坪 300 元。因此就買下了一塊 100 坪的地。現在還在，目前市價一坪 8 萬以上。但是它現在是塊農地，我也不願意變更，因此土地稅較低。

那個時候因為我要養一堆孩子，而剛好有一個機會，「味丹」味素有北部三個工廠，中部四個工廠在競爭。原本一兩味素賣 3 塊 6，後來拼到一兩剩 1 塊 9。我有一個朋友到我家看了一下就說，黃先生，你有五個小孩，將來負擔很重喔！

我說，不只將來，現在負擔就很重了。

他問我你敢不敢冒險？我說，只要不會死都沒關係。他說，我告訴你怎樣賺錢。就是味素，從 3 塊 6 降到 1 塊 9，我就跟親戚借 12 萬，囤積了 11 個月，然後就把它賣出去，賺不到 20 萬。喻：你的生活壓力這麼大。

朱：你當時是哪個階級呢？

也因為這些考量，我只好以家計為重，因此直到退休還是一線三。

（三）與新化、新市的關係

當警察怎麼能夠賣味素呢？就是味素正便宜時，他就是一個服務站的主任，我進著他買，然後一部分是跟親戚借，那時 1 塊 9 買，3 塊 6 賣出，賺將近一倍。

朱：（綜合說明）「味丹」味素來招攬做生意，與味全、味王等競爭，從 3.8 元降價到 1.9 元。受訪人投資味王，囤積十一個月，買了二十多萬兩，結果以 3.6 元賣出去，大賺，因此再拿來投資佳里藥房，又大賺。

然後就去參加佳里藥房，進口藥品。進口藥品方面，全臺灣分成三股，北中南，我們是在南部，佳里的有些藥房有錢後就去花天酒地。

朱：誰去花天酒地？

就佳里藥房的老闆啊，我跟他一起投資進口藥品，從日本進口藥品來賣，就是味素賣完後才去參加進口藥品。進口藥品賺錢後，他就去花天酒地，所以我就只好把錢收回來。把錢收回來之後才買新市的那間房子。之前人家要出 600 萬跟我買，我還不賣。當初買的時候總共 135 萬。

菊：有人做水肥車承租，後來生意做得很好，覺得那是塊福地、寶地，自動開價要跟我爸買 600 多萬。

黃夫人：那 600 多萬是 20 年前的事。

菊：但是，20 年前的話，那幾千萬不是問題啦。如果是在永康才有機會，新市那個地方……不升反降。

新市發展比較慢，新市火車站原本要整理，到現在都還沒結果。所以我當初就是看說那附近有火車站，發展前景應該不錯。

安定、新化、新市這三個地區。所以這三個地區有錢的話，就去給他買一塊地……

朱：新市有個警察名叫陳振安，他是我大姑丈。

我認識，他在新化分局服務。我以前在警察局時是辦人事，所以一般的警察我大概都認識。

菊：新營總局啦，以前是縣轄市。

以前的新化很單純，新市也是，但新市較落後。那邊的人很善良。為何我對新化印象較好。因為當時新化有一個刑事，39 歲過世，身後有 2 男 2 女，家境不好。我就幫他申請因公殉職，國家會進行賠償。當時整個程序跑很久，從縣政府到省政府，然後到銓敘部，銓敘部後來被我講到沒辦法，就說如果臺南縣政府願意自己出這筆費用，我們就同意。這時我就叫我們資料室的主任，這步現在就拜託你了，再經過資料室的處理就沒問題了，然

後才准。

還是做善事比較好啦，所以要給他肯定。說實在的，他也很忙啦，以前的警察是沒日沒夜在做的，不像現在做沒兩小時就哇哇叫。

十二、「黃戶籍」與抓走私

以前的警察還有一種叫「戶籍警察」。

菊：我父親就是，人家都叫他「黃戶籍」啊。

戶籍警察就是要去調查戶籍，各方面都要查。調查就是要看這裡面有沒有走私的，所以當時都有這種工作的安排。所以我曾抓過走私的。

朱：走私在當年非常普遍，例如我認識的一位臺南市的市長，就有說他父母都是從事走私的。走私都比較有錢，賺比較多。他父親就是從事走私的，後來被抓到，結果他母親不死心，還接著繼續走私。這是他家的故事。

我有抓過一次，查到兩百八十幾包的中藥，有當歸與枸杞等等。走私中藥，從大陸那邊來的。原本有一個巡官，要我幫忙，但我拒絕。我告訴他們，你們這樣是抓不到的，因為抓走私的話，像你們分局這樣幾台車過去，人家早就跑光了。人家說不定早就派人在你們分局旁監視了，只要一出門就沿路跟蹤。他最後問我，那要怎麼辦？我說，全員化妝，人員分成好幾組，車輛在不同地方待命，人員用散步的方式前往，上車後，開往（銀紀川）七股國姓大橋那邊，從那進去，不能走堤防，絕對不能開



擔任戶籍員的照片(民國 67 年 11 月 20 日攝於佳里)

手電筒，要用爬的。一到達目的地，人一樣都跑光了，只有 280 包的藥品堆在海岸線上，人沒抓到。能夠抓到他們走私的東西，已經算很了不起了。當時我比較年長，算是老警察，我就說，你們跑到這來打草驚蛇，在黑暗之中只要有一絲微弱的燈光就被看到了，所以要走不會被看到的地方。所以當時抓走私多抓不太到。

蘇南成賺很多錢，他要開重劃區，那些魚塢一塊地大約 200 多萬，他要將那些魚塢地區開發為重劃區。

菊：他是南師附小，後來讀長榮中學、成功大學。那個時候都是最優秀的。

所以後來他跟財團買土地，大約 200 多萬，買了之後才進行重劃，縣市長就是這樣賺錢的。臺中市也是，例如第一重劃區、第二重劃區、第三重劃區……，如果當市長任上就在那邊買一塊，之後就都賺錢。所以說，當官的如果不會用頭腦賺錢，就是笨官了。

十三、妻小子孫

我與內人育有五個小孩：長女菊香自小聰明伶俐。初中畢業當年，同時考上南女、南師以及高雄工專。她挑選師專，因為有公費、獎學金，五年畢業之後，就可以教書賺錢。

菊：我可以讀南女中，因為我想當醫生。但是父親不贊成，因為工作太累，不好。後來又到彰師大進修。我們曾經標會才買到一架歐洲鋼琴。但因學費太貴，沒有學成。利用每週末的星期五、六、日三天，到彰師上課。



林阿網（右三）與大女兒菊香（右二）及長外孫廣挺（左三）等人合攝於南投某劇團藝術牆之前，約民國 103 年

長外孫林廣挺，出生就住我家，到四、五歲才由菊香自己帶。長外孫在讀臺灣大學政治學系。已經碩士班，可以畢業但不畢業，在修歷史的課。

次女瑞香，嫁醫生。二女婿國防醫學院畢業。在三總實習時為內科。再進修，考第二名入胸腔科。當時咳嗽的、肺癆病、肺結核者很多，所以很忙。原來在臺中空軍醫院，退役之後，在私立醫院任職。

瑞：中國醫藥大學對面的聖美醫院。

很認真，很忙，甚至我們聚餐，他也沒空來。例如今年農曆過年請女婿，我們訂在初三，他也抽不出空。

三女懷萱。從東海社工系畢業。臺南縣政府社會局來找她，



黃先生（第一排左三）九十大壽時全家福（大女婿忙碌除外）

她不要。改在工廠做物流，有三十幾年。進口大宗貨品予家樂福等大賣場。東海當時是最漂亮的大學，校長為梅可望。

長男光宇原在臺南奇美醫院不遠的大橋國中，教化學，曾經擔任主任。去年 8 月，50 多歲就退休。目前在學樂器。大媳婦也在同校教書，教英語。長孫女成大化工系碩士班即將畢業，已經找到工作了。長孫在讀政治大學土地測量系。

菊：前身是地政系，但現在要入學須加重數學的加權計分。

次子光大在大姊結婚時，不敢拿大姊的琴，所以另外買山葉的。服務於一家日本很有名的營造公司：「中鹿營造場」。臺北的「帝寶」，是他們蓋的。佛光山的佛光大學圖書館也是，設計上相當特殊而高級。

十四、長壽之道

我 65 歲退休。沒做事，因為身體不好：當時有十二指腸潰瘍。超音波檢查器剛進口，當年查一次就要幾千塊錢。我被發現肺葉腫大，在新化找朋友就診，無效。後來靠運動。我練習甩腳：輪流擺動左右腳，效果很好。

我以丹田深呼吸法，以補充氧氣，運動內臟器官。

我用鐵的籃球架框在地上踩，做腳底按摩運動。踩框有極大的效果，比踩石頭路更好，因為石頭路比較不確定能對準穴道。這是促進血液循環最好的方法。

另外做軟身甩手使上身轉動，來回旋轉左右手來拍打身體。甩腳則對女人尤其好，能治療尿失禁，男人則可以治攝護腺腫

脹。許多女鄰居也來學，現在尿順，尿水又大。

不過，今年三月騎車不小心跌倒，至今不舒服。前三個月因無法爬樓梯，來到大女兒家住。現在回到佳里，自行復健較困難，因此變胖了。